

飞成首批九机特技表演飞行员

1959年,我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市。1976年,我通过招飞入伍,来到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进行基础训练。这时,父亲得了尿毒症,他去世时我不在身边。后来母亲告诉我,父亲生前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能当一名好飞行员。这是激励我后来飞了整整30年的动力源泉之一。

在同批学员中,我当班长,当标兵,第一个放单飞,毕业时作为全优学员受到嘉奖。1979年,我被选入空军飞行表演大队,也就是后来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。要想成为飞行表演队的一员,首先要是一名战斗员,具备基本的作战飞行技能。航校是解

决能不能飞的问题,在作战部队是要提升战斗力,完成作战任务。到飞行表演队去,就要飞得好、飞得精彩、飞得壮观,技术上要达到顶级飞行员的水平。

我进入飞行表演队后,飞行表演队开始换装歼教-5作为表演机。1981年夏天,我作为歼教-5九机编队表演的主力队员,参与了首批九机特技表演的攻关训练。在那段时间里,我和队友们不断研究,反复训练,仅用短短3个月的时间,就创造了当时绝无仅有的九机上下分组开花、水平开花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,形成了令世界航空界惊叹的九机飞行表演能力。这也标志



吴国辉参加训练

着中国空军的飞行表演技术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。

1981年,张家口举行了重要的“802”演习。演习完成以后,要做九机特技表演。我们起飞又集合,做编队,做开花、解散,对飞行动作准确性的要求非常高。作为一名22岁的年轻飞行员,能够亲历这样的阵势,我感觉非常震撼。此后,我的飞行技术不断精进。1989年,我被

空军批准为特级飞行员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随着装备水平提升,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又开始换装歼-7EB型飞机。1997年,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首次以歼-7EB型飞机在世人面前精彩亮相。当时用超声速飞机进行飞行表演,没有任何经验可循,为了达到国际一流水平,我带着队员们加班加点、刻苦钻研,不仅在短时间内创新编排了21个表演动作,还经过无数次探索,最终把表演队形从过去的8×10米,缩小到3×3米、高度仅差1米的“魔鬼队形”,实现了飞行表演水平的崭新飞跃。(口述/北京 吴国辉 整理/赵敏)

丈夫攒17枚鸡蛋

1966年正月,我和男友结婚。婚后一周左右,丈夫所在部队就集体转业奔赴北大荒,到了黑龙江密山。4月,我也来到了连队。当年腊月,我生下女儿。

在我生下女儿后,丈夫轻轻唤醒十分虚弱、疲惫不堪的我,将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和两个剥好的煮鸡蛋端了过来。我看着这两个“稀罕物”,感到很意外。丈夫乐呵呵地说:“一直没和你说,是想给你个惊喜。8月份托人从农村买来给你吃的那只母鸡,当时没忍心杀它,9月初你回吉林娘家,它开始下蛋。一共下了17枚蛋,我一个也没舍得吃,怕坏掉,埋在黄豆里保存着……”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,鸡蛋不多见,特别是在冬季。我眼噙泪水,把粥和鸡蛋吃个精光。(黑龙江密山 夏克香 80岁)

不惑之年摆书摊

1990年,我到了不惑之年,身处湘西南山区偏僻小县,每天看到身边的许多人下海“捞金”。我在电力公司上班,是内勤人员,工作繁杂不敢马虎。我也很想下海“扑腾”一番,奈何自己缺本钱,也没魄力……在几个难眠之夜冥思苦想后,我决定利用节假日上街摆书摊。后来,县城附近几个乡镇逢集,我肩扛手提,和爱人一块去赶集摆摊。

随着摆摊时间增加,自家闲书卖得差不多了,我开始替同事代销书籍,后来还先后为县邮局、县书店代理滞销书籍。早出晚归,辛辛苦苦,挣得一点血汗钱,心里乐滋滋的。纵是有熟人碰到了,开玩笑打趣我,我也能泰然相处。劳动所得,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何况,自己还能边守摊边阅读心仪的文章,好歹提高一点修养,何乐而不为?(湖南长沙 毕政 74岁)



同院同学同下乡



女友送给刘峰的照片

从小,我和她同在一个很大的职工家属院居住。小学、初中和高中,我们不仅是同学,而且一直在同一个班。我们都是班里的积极分子,担任班干部。1976年7月高中毕业后,我们又一起下乡,到了同一个村。因此,我们两个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和了解。只不过,直到此时,她还仍只是我的同学。

她心地善良,能吃苦耐劳,又心灵手巧。下乡一年多以后,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她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请求。她点头同意了。此时,她成了我的女友。1978年7月我从乡下考上了大学。年底,她也回城进了工厂。后来,她送我一张她的照片。那个年代,姑娘送你照片,婚姻大事就算定下了。

到现在,我们结婚已43年了。老夫老妻,恩爱如初。(河北邯郸 刘峰 66岁)



亲密四同学凑钱照合影



王兆森、任之柱、黄庆丰和王作棉(从左至右)一起合影

上世纪60年代末,正在东北某地施工的铁三局二处职工,被抽调参加丰沙(丰台—沙城)铁路复线大会战。参加会战的近千名职工的家属及子女,就陆续从东北搬到河北怀来。

1968年3月,我在沙城铁路子弟小学读五年级,不到一周时间,班里转来了20多名新同学。这些同学的父辈,都是奉命调来参加丰沙铁路复线大会战的。班主任宋兰香让老同学搭配新同学,重新安排座位,一老一新结对子,互相帮助。和我同桌的同学叫王兆森,我后排坐的是王作棉与新转来的黄庆丰,我们四个人很快就熟悉了,每天一

同上学,放学后一块回家写作业,如亲兄弟一样。

1969年初冬,王作棉提议我们四人照张合影。当时,照一张二寸黑白照片,另外加洗两张,要9角9分钱。别说要一个人出钱,就是我们四人翻遍全身也凑不齐。为了照这张合影,我们有的将平时帮家里买菜买酱油醋的一二分零钱悄悄私藏下来,有的捡旧玻

璃瓶、牙膏皮去卖。在大家共同努力下,我们终于在春节后攒够钱,高高兴兴地去照了这张合影。

1972年10月,丰沙铁路复线竣工通车,筑路大军开赴山西,王兆森、黄庆丰等同学又转学了。自此一别,我们再无联系。如今我们都年近古稀,愿老同学们身体健康、幸福快乐。(河北怀来 任之柱 70岁)



《战地新歌》一书难求

我手头保留着五集50年前出版的《战地新歌》。从1972年到1976年,《战地新歌》每年出版一集。其中,1972年出版的第一集特别稀有。

当时,除了样板戏和一些革命历史歌曲外,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出现了“歌荒”。1972年,为了纪念毛主席在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30周年,由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辑出版了第一集《战地新歌》,引起

轰动。音乐爱好者表现出强烈的兴趣,大家争先恐后购买,一书难求。我在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,地处偏僻山区,没有书店。还好我的一位同学先期考上浙江大学,他购买了一本第一集《战地新歌》邮寄给我。这一集中,有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《红太阳照边疆》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《阿佤人民唱新歌》《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》等经典歌曲。



这本书在矿区是稀罕物,许多音乐爱好者都围拢在我身边,一首首地学唱。有的兵团战友想借去用,我一律婉拒,说:“到我这里学唱可以,恕不外借。”为此,我被战友骂“小气鬼”。没有书,少数战友就买来笔记本,认认真真地抄着自己喜爱的歌曲。(福建福州 林永森 76岁)